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典編神異典

第二十四卷目錄

西嶽華山之神部紀事

西嶽華山之神部外編

北嶽恒山之神部紀事

南嶽衡山之神部紀事

泰山之神部紀事

泰山之神部外編

漢武帝之碑

北嶽恒山之碑

唐聖皇之碑

宋聖皇帝

元世祖

明太祖

代宗

憲宗

同前

姚學敏

閻觀復

楊告臣

新清惟微文

望祭禮

新詩臣徵文

閻觀復

周易

隋書

唐書

宋史

朱熹

洪武

金史

元史

北嶽恒山之神部紀事

唐書

恒志

北嶽恒山之神部紀事

祀舊文

北嶽恒山之碑

唐聖皇之碑

宋聖皇帝

元世祖

明太祖

代宗

憲宗

同前

姚學敏

閻觀復

楊告臣

新清惟微文

望祭禮

新詩臣徵文

閻觀復

周易

隋書

唐書

宋史

朱熹

洪武

金史

元史

北嶽恒山之神部紀事

唐書

恒志

北嶽恒山之神部紀事

追犯制晉王廣爲太子秀哲不平仁壽二年徵還

京師上令楊素等推治之太子陰作偶人書上及漢

王廣字謙子鈞心令人埋之華山下令楊素發之出

以奏聞於是廢爲與私幽內侍省下召數其罪曰漢

王於汝則弟也乃畫其形象書其名博干鈞心相

鎖械仍云滿西嶽華山恐父聖母神兵九萬騎

收樓盤神隄在華山勿令散落我之於汝則

父也復之請西嶽華山慈父聖母賜爲開化橋大

越通心義吾又霑我形像請得此請願大難還人俗欲免禱患

丘收楊堅魂如此那敢滅大難還人俗欲免禱患

其可得乎楊堅即日奉願如初

國史備乎李清始因於貢錢因西嶽華山廟詩於神

日請吉以官位所至葬色抗厲興者異之停直良久

乃出廟門百許步聞後大哭曰李使射好去顧之不

見人後竟至端揆

女不廣記氣克勤者遠明經舉重一姿顏貌之而無

子其家世就極貧神壽頤頤有敬克勤性好學求

子果生一男名最傑其善點點後五年克勤第娶妻

子年娶妻亦無子母亦無所之歸產一子而最濟彌弱

更無財求所是夕母見一人紫綫金韁謂母曰郎君

分少子前子乃我所教耳今始復生子前子必不全

矣非我之力所能致也但謝其祭享而去後最憐果

卒相淹陽縣人結都元方少有振聰年二十九及顯

慶五年春正月死寢後日餘其兄法觀寺僧道惠

神不已將一車者至家遺求元方與詔道惠又請

法術乃什一符遇得九方令坐者聞其由委云元方

不遠念生而益道之義勿復更難筋力也

隋書庶人秀傳秀高祖第四子也徙封於蜀漸修

公求止病膏肓所謂公不憚危險遂乃遼陽高醫

但神道明無幽不測威公至誠甘澤斯惠陽之嘉

賞無忘於懷今賜公難報深公其善思嘉德送服

不遠念生而益道之義勿復更難筋力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典編神異典

第二十四卷 目錄

西嶽華山之神部紀事

西嶽華山之神部錄

西嶽華山之神部外編

北嶽恒山之神部錄

南嶽衡山之神部錄

周易

秦始皇

漢文帝

漢武帝

後漢書

北嶽恒山之神部錄

隋書

唐書

宋書

明書

清書

元書

金書

宋史

明史

清史

北嶽恒山之神部錄

唐書

恒山之神部錄

北嶽恒山之神部錄

唐書

恒山之神部錄

北嶽恒山之神部錄

北嶽恒山之神部錄

北嶽恒山之神部錄

祀炳燭文

北嶽恒山之碑

唐聖憲皇帝

宋理宗皇帝

元世祖皇帝

明太祖皇帝

代宗皇帝

憲宗皇帝

同前

姚學敏

閻觀復湯文

神異典第十四卷

西嶽華山之神部紀事

西嶽華山之神部錄

西嶽華山之神部外編

北嶽恒山之神部錄

南嶽衡山之神部錄

周易

秦始皇

漢文帝

漢武帝

後漢書

北嶽恒山之神部錄

隋書

唐書

宋書

明書

清書

北嶽恒山之神部錄

唐書

恒山之神部錄

北嶽恒山之神部錄

北魏孝文帝

唐聖憲皇帝

宋理宗皇帝

元世祖皇帝

明太祖皇帝

代宗皇帝

憲宗皇帝

同前

姚學敏

閻觀復湯文

神異典第十四卷

西嶽華山之神部紀事

西嶽華山之神部錄

西嶽華山之神部外編

北嶽恒山之神部錄

南嶽衡山之神部錄

周易

秦始皇

漢文帝

漢武帝

後漢書

北嶽恒山之神部錄

隋書

唐書

宋書

明書

清書

北嶽恒山之神部錄

唐書

恒山之神部錄

北嶽恒山之神部錄

追犯制晉王廣爲太子秀哲不平仁壽二年徵還京師上令楊素等推治之太子陰作偶人書上及漢王得字謗于御心令人埋之華山下令楊素發之出以奏聞於是廢爲與私幽內侍省下召數其罪曰漢王於汝則弟也乃畫其形象書其名博子鉤心相鎖械仍云滿西嶽華山恐父聖母神兵九萬騎收楊謗魂附在華山勿令散滅我之於汝親則父也復云請西嶽華山慈父聖母賜爲開化橋大越通心義吾又審茂陵碑有此請因詔許

丘收楊謗魂如此承歡滅大逆遺人俗欲免繩患國事備乎李靖始因於貪財凶惡華山崩於神其可得乎楊即任其綱切

日請告以官位所至辭色抗厲強者異之停直良久乃出廟門百許步聞後大哭曰李靖射好去細之不見人後竟至端揆

女不廣記氣弱勤者遠明經舉重一妾願委之而無子予家世就慕神農講道頗有敬心勤母每懷神求子果生一男名振麟其甚富後五年克喪葬第娶妻卒相淹陽縣人信都元方少有振聰年二十九至顯慶五年春正月死寢後日餘其兄法觀寺僧道懷思神不已將一車者至家追求元方與諸道友並請少子前子乃我所教耳今始復生子前子必不全矣非我之力所能致也但謝其祭享而去後最憐果

公求止病膏肓所謂公不憚危險遂乃遙問高醫但神道通明無幽不漏既至公至誠甘澤斯惠陽之嘉賞無忘於懷今賜公難報深愧公其善恩嘉德送服不逮念生而益道之義復復更難筋力也

隋書庶人秀傳秀高祖第四子也徙封於蜀漸修法術乃什符遇得九方今坐者聞其由委云元方

於石州李仁厚家爲男但爲澤州吳山縣石名遂於華嶽斬子乃改石家爲男女又冉生旦日逼母退不得更住從二月受胎至十二月誕育願見等愁懶就彼傳信記上車駕大華陰山見獄神數里迎謁送召諸巫問神安在猶老巫同馬婆奉云在路左朱雀紫衣迎候座下上願笑之至廟見神垂露微伏庭東南大柏樹下又名開馬營問之對如上見上加敬禮仍自書碑文以記翼之其碑高五十餘尺闊丈餘厚四尺天下確莫比也。

舊唐書李衡傳衡嘗以白衣乘輿每侍左右詣宮師戒革旣廟祭而視之曰窮困至此敢修成湯碑不有靈豈其運命若富貴可期富薄古夢再拜而去後麥白頭翁謂衡曰卿年三十以後方可得志終當位登人臣耳。

集異記戚臣張光最其本甚微而有才用性落拓嗜酒壯年爲淮陽太守許魯公辟入幕府後除主將軍督率因奉役至華州盛暑驅馳心不平過獄祠遠東衣寬酒致貧乏金主王朗言曰張光是身負才器未遇知己富貴貧賤不能自料惟神靈豎當賜誠記因詔書付大都督裴矩使持念誥傳聲云張光最通達甚急當入一府署嚴慈異常者云張光最到拜職之選見憲皇帝人有如王者謂之曰欲知官祿但光昇拜相則天下太平言訖驚訝流汗獨柱之後頃立戰功積官至司農卿及建中德宗西狩光最奉從之至關遠門急謂同行朝官曰今日亂兵已逆宰相死矣行無所掩正應大掠而退如今有主禍本可知朱泚久在臣源得人掩而退如今有主禍本可知朱泚久在臣源得人

心今者在城偽造官卒扶持難制矣夫其倉皇未暇此謀諸公能相逐往至溫字召之俱西乎諸公持疑光風卽奔馬詔流曰人主出京公爲大臣若是寡居之日曰顧從公去命驚將行而涙卒已集其門矣光風自將逃去因爲涕所廢然而奉其力每有戰常在其間及神略之陣流拜光風僕射平章事統兵出戰大敗而還方察神流告爲徵卒

突厥反柔然之日窮困至此敢修成湯碑不有靈豈其運命若富貴可期富薄古夢再拜而去後麥白頭翁謂衡曰卿年三十以後方可得志終當位登人臣耳。

集異記戚臣張光最其本甚微而有才用性落拓嗜酒壯年爲淮陽太守許魯公辟入幕府後除主將軍督率因奉役至華州盛暑驅馳心不平過獄祠遠東衣寬酒致貧乏金主王朗言曰張光是身負才器未遇知己富貴貧賤不能自料惟神靈豎當賜誠記因詔書付大都督裴矩使持念誥傳聲云張光最通達甚急當入一府署嚴慈異常者云張光最到拜職之選見憲皇帝人有如王者謂之曰欲知官祿但光昇拜相則天下太平言訖驚訝流汗獨柱之後頃立戰功積官至司農卿及建中德宗西狩光最奉從之至關遠門急謂同行朝官曰今日亂兵已逆宰相死矣行無所掩正應大掠而退如今有主禍本可知朱泚久在臣源得人掩而退如今有主禍本可知朱泚久在臣源得人

伯因避之江淮不得門下侍郎遂行至長安通會舉薦西幸隨至岐麓梁設圍城三年資伯辛苦備至篤絕出城彥伯逃還吉州刺史彭珍厚萬之累織應邑僕吳平江西復見選用登朝至戶部侍郎舍嘉軒策命終王彥伯歸門下侍郎行事既受命思店齋之言大不悅數月遂卒

宋史張良濟著爲華州敍於公私狀索判官選仙掌諸學歐陽巨奎蕭何在數間空舍中兄東歸至華陰夜驚蹶而倒一進忠之司中夜忽蒙一青紗人檢簿來報云來年有榮神名已到夏薄精神性格奇俊人也童子及第年復辛酉歲星度至華陰舍於逆旅時京國多難則無親識遺事不能如期意甚憂悵因會豫章郡史姓楊係鄉里耆老屢於大堂中燃火虛石油其房由曰老人是華省一分公莫闇閭在忘懷忘之憂喟而嚮中不快也素溪子翹聞范陽所達故書之

函子無錄藏人朱彥孺至華陰喪其父朝夕泣告於天某此一子平昔無過不乃至至久之恍惚中聞有言曰朱彥孺名也呼召令別董神母值常眠出省一分公莫闇閭在忘懷忘之憂喟而嚮中不快也素溪子翹聞范陽所達故書之

華岳全集嘉靖壬子小字瀟蘭感公神從同州馬文莊公讀書詩時友人王別駕來賓校徒數人一日早歸後兩弟子以獲相繼忽踏其一地上拔之死矣王昇入室內瀕臨湯潰日將夕也不能當大懼妨試事馬文壯公偕盈公爲之禱祝神於寒陽洞衆遂復入室請盛公而立室外見山頂有月大丈計或

楊隱者自室中輒出問狀公乃遠所見者
大呼聖祖之乃曰衆且退有白衣道人持卷來
因大開其口如食囊狀復寂然無聲少頃能吟唸
魁士驚疑因詰以所寄酒請者歷歷能道初月
光白帝神也威勢之驚如此

西嶽華山之神帝羅錄

華藏全集重序左原下爲玉女等皆有人見卜女乘
白馬人等聞故爲府祠以禱則輒應固知金玉關
殺木害不生生即制向不遇謂非所可生之歟

雲蓋觀世舊有二名之存者一我且分爲兩區所祀
神惟教神爲正餘皆非南宮公空屋在秦禁井
爲屏其口則縣常之矣故古人造非無以也

古本云山之頂乃太氣蒸乎之地神仙聚會之鄉降
現之事極多勝岸其二（會先商星香火燭焉滿或
見子乘萬騎或見玉女金童或一裝童子數百或羽
服道士騎子或見極而金拿或見絳筒而霓旌或
見駕龍虎人或見乘鳳乘鸞者金光滿地或
見火欲速天或見紫雲騰空或見祥雲覆金頭或
鐘鳴其聲足不一歲有最高者上或於仙掌頃則金
鑄三公山或聚西元洞首清虛真人或公隱於房之
西北峰上曾降五色元老中大方羅辟王母數現或
衣黃裳戴金冠乘輦轂五色斑龍九頭上有羽蓋
左右金童玉女仙官將吏莫窮其數後於境處建祠

真觀中山下建王母觀華山之西有一山名曰羅敷
山大哲五年有天地木府三吉慶現又載伏皇帝
夢到於官院至底半中更爲承天觀
白羊峰主二十九節及諸峰日仰有神燈此一或
五星共聚望

西嶽華山之神御外編

龍窟河圖甲山靈名號封草山君落九合草山
將軍都尚

五嶽真形西嶽善聖
老子中經日月著天之司徒司空公也使太白辰星
上治晉陰陰督

水經注春秋傳曰使者鄭客相人相屬平舒善
見草山有革革白馬問鄭客安之答曰之歲陽過草
池曰吾華山君使趙紀書異部池君子之歲陽過鄭
子乘車見草山君使趙紀書異部池君子之歲陽過鄭

池見大科下有文石東以試扣擇當有應者以手與
之勿妄發故之得所欲第第至至都見一符下果

有文石取以試考應曰諸鄉客若無應而見宮觀石
王者之臣若者出對聖人又足所開語善相龍
神道旁草昧難制故并以其法剪官榮
今被算已曾脊要始現何爲奉卓逐求厥命但只扶
危濟困者大道所尚義解者凡門是不獨獨一
些全我弘化若其懷怨意乃自新其官贊之謂今日
勉追道德無懈其教不反辟商舉己私所在後好
舊情舊下易才里除舊黃衣前賢曰將欲
求神計古德化張令家業竟延江淮謂崇景金積要不
可勝數然漢歸京復馬壯猶懷襄教厚常先一程致
願至等閑便去施術都陳將相既竟有黃衫者一人
五百個神盤發天使乃持令至勤問姓名曰某

升人也蓋冥司送關中死籍之吏耳曰可得一觀乎
曰冤亦何患於是解革囊出一袖共首云奉山王者
驛金天府第三行書云貪財好殺曲盡化無令張某
卽張君名也令見各告使曰某全始強壯不爲
犯俗家業浩大未有所付且有何術得延其期使
曰今有仙官劉揚者湖居蓮花峰下惟足上船御深
往而求奏章此無計也吾聞取金天王與南嶽博
慈不勝其悔還足不可謂懶廬厚以利誣之必能
施於仙官後人及小僧路見並好笑不見有
往報刑案受刑谷關紀否無能令於望都者年
號臘蠻夷又以千萬許之也往華華壁下轉東南有
一寺舍見一道上隱几而半問張公曰肩背瘦肉塊
亡而刺者安得至此令曰我聞仇官能復報應於枯
骨我肌肉於朽屍既有好生之心豈無委之方哀
聽說切仙官神甚急懶有使者者斂滅全則金天
王和他官覽者發言曰勸諭既到難爲乃啓玉
函書一通使者發者發者發者發者發者發者發
書曰張某棄背宿累假名位不顧禮法苟偷官榮
升坡算已曾脊要始現何爲奉卓逐求厥命但只扶
危濟困者大道所尚義解者凡門是不獨獨一
些全我弘化若其懷怨意乃自新其官贊之謂今日
勉追道德無懈其教不反辟商舉己私所在後好
舊情舊下易才里除舊黃衣前賢曰將欲

求神計古德化張令家業竟延江淮謂崇景金積要不
可勝數然漢歸京復馬壯猶懷襄教厚常先一程致
願至等閑便去施術都陳將相既竟有黃衫者一人
五百個神盤發天使乃持令至勤問姓名曰某全始強壯不爲
犯俗家業浩大未有所付且有何術得延其期使
曰今有仙官劉揚者湖居蓮花峰下惟足上船御深
往而求奏章此無計也吾聞取金天王與南嶽博
慈不勝其悔還足不可謂懶廬厚以利誣之必能
施於仙官後人及小僧路見並好笑不見有
往報刑案受刑谷關紀否無能令於望都者年
號臘蠻夷又以千萬許之也往華華壁下轉東南有
一寺舍見一道上隱几而半問張公曰肩背瘦肉塊
亡而刺者安得至此令曰我聞仇官能復報應於枯
骨我肌肉於朽屍既有好生之心豈無委之方哀

是夕張金朝單騎詳諭金主恩賜費子乃詣其僕曰「十日可賜五十金乞資糧安有父祖於上帝而私於土偶人乎明日乃乘而東去了至於縣相見黃衫吏憲辟用劄而進叱令曰何處委若是公則禍無所逃若之矣」在頃刻張令有殊乃留遺書於妻子不聽牛瘤直絕。

官宰志陳少游鎮淮南將禽道軍卒趙某使京師遺公鄉耆舊行諫之曰若有意事汝女還報以汝與他故使西去不可少留計日不當外趙日馳數百里不敢怠至華陰縣令輕木質見一人在衣謂趙曰我欲於金主下玉命君宜速去趙不測即處使者傍行至趙廟前後使者入自遠風至急而呼趙母呼其堂上列燭見一僕案而坐者皆嚴毅謂趙曰吾子貴在勦數年耽耽不無可爲使者聞著苦行數百里猶使汝使君何可趙辭以相臣命西使長安且有日期不然當是今爲大王若是棄相因命也實不敢還屢屢日暮父母妻子俱在忍生不歸那知升殿見她辭不奉教惟人子聲曰嗚矣我去當不半是自適還由長安本脫也即謂趙宿廟後余空自負心空愁空憂空逐山河猶得甘願解不往又自稱及吐自決慨然涕泗而廟中宿闌有聲因出現見趙中疣的瘡瘍免免身近

數萬又有奇鬼神千數雜列如朝朝歷項有兩訟否教人借人金大斷理甚明良久退去世祖謂左右呼趙應榮而去王命止陷於袖中出書通有詔曰特此爲我至蜀游訪成都還教之若向之亡此史傳甚多但以事機密處有所漏非生人傳之不可

汝一二日當从還無久留因以錢一萬送之趙拜謝而行至門告更曰王賜以萬錢我能行者安所奢乎

史曰置懷中耳趙即以錢附懷中候無所取亦不覺其重也行未數步探火中皆紙錢日卽乘夜傍城有追者至數千錢盡之曰向李洪日嘗追所用錢賜君固無所用今別賜此矣趙受之晝夜撫手吟句至成都訪蕭敬之以告付之敬之召府賓其因命席謂趙曰我生家故都閩越州京師遂至華陰還其金主所迫爲視今我妻有異生人不承向首方求一官則遂矣故命君報即招題一日納財數段以還君爲過長安遙送少游書音遠輶日飛馳行至華陰金大見之大喜目瞪旁若非沒可使者今造次還猶猶猶浪浪但爲我後道汝勿使窮無備卽發數載猶猶浪浪但爲我後道汝勿使窮無備卽發數載猶猶浪浪但爲我後道汝勿使窮無備

卽發數載猶猶浪浪但爲我後道汝勿使窮無備卽發數載猶猶浪浪但爲我後道汝勿使窮無備

卽發數載猶猶浪浪但爲我後道汝勿使窮無備

如流風良久無消息仙師怒又書一符其聲如雷又喝曰使什起乃曰朱書「旦須噴水叱之譬如雷鳴」使至昇昇有氣渾圓服龍言問之某初拜時金天子親賀大集忽然殿門者失報主曰何不速却「弟翁也」遂遷門外關甚門者數人詬詬於十月十四日發卷第十一行也俱有未能從人抱玉龍流汗皆曰汝子某遂有人乞乃第「自中令牛廢食」則坐拂一無所取是如斷頭女子不得入也。祝聖祝聖金德祐猶猶葉之官達御華山廟下布場之八廟門而受祭恭榮金華亭之享「郎好教哉」旣請且至至無常取光前至聖乃令金工剪毫爲金萬觀御座像作金之喜吉日秉至平日方法祝聖祝聖金德祐猶猶葉之官達御華山廟下布場之八廟門而受祭恭榮金華亭之享「郎好教哉」又以教「千圖善像如期又死有煩乃難曰又以見月乃有一僧名未及登車神曰未可取也」曰取之尤鮮「門子發名金工更造像以錢出義遇太祖捨將充之矣爲講其錢雖之像木之次而亦安坐如佛曰「已矣夫見我之像也豈以我之次而安坐耶」即拂其門不得入有豪傑大如馬術其騎所乘合騎却走神術寺門更勿取之於是散去先將修何尚有僧持金工言其故由是益信內教開奇錄進士承旨者起舉行及金主至廟酒遇大車於廟門迺至既不正不及宿遂逐入廟中門宿至四更聽金天龍車之音皆清妙甚麗有東湖凝翠圃

日午時行至某村爲赤虎所食僕聞之甚懼僕走

下靜遂於門下匍匐而入自通名而拜金天曰汝生人何事而來遂具口前事告金天曰召虎某須赤虎至金天曰與一大蟲食而代僵皮曰召某合金物代之不可金天曰後幾何日死有一吏家曰木時爲某村主春射处全天曰命張慶遷所食時即行及行至前路見一人喧鬧問之乃曰某村主春射殺赤虎某金天所亡德遂自市酒肉鹿鳴親往謝

麻異記景雲中河南縣李莫妻王氏有美妾舊稱二輔李朝府本縣王教流罪莫曾聞坐犯王門數人御僕車自云中下至堂所大驚問所以召曰某山府君使來奉迎辭子僕僕少欲去謂家人曰恨不得見李少君別揮涕而行死於階側而歸雲林車浮空冉冉滅李自州還既不見妻屢屢撲鏡既見復慕數四少頃有人謂自言得人李鑒折拜謁求見備其人坐牀上竟書得朱朱因因書墨符書以符天謂李曰無苦當當得活有墳而王氏戴李拜謝數十場力贈遺人大美亦赤雲大怒曰一門華簪山何以輕取生人婦不速還當有深謹神大難擇便令速至本姑都李湜以開兀中遇車微廟過三天人院忽見神女悉是生人遂入寶懷中備供設治二夫人送與結

數日終而出詛語謂曰每年七月七日至二日

獄神當上計於天至時相迎無百辟議今者相見亦是其時故得盡數自爾七年每至其日竟無冤鬼家人守之三日方始脫之靈帳魂魄急呼羅揭羅以靈署曳羅衣以縱香玉座溝冷風髮豐侯混之至莫不失開星鑿花帽玉頭紋羅別制淨空論新歎則情洽三夫人皆有也各盡其歡情及還家莫不憫依嗚尾音骨隨提刑審形貌流淡氣病十束日而後可有病者免還云君有邪氣爲毒一宿相見不得相近一夫人一姓王一姓杜屬云醫無能何以帶得爲小夫人姓蕭恩義特深涕泣相慰退三年勿言乞井掘福君亦莫責我堤罰以官云合進士及第終小縣令者始是耳。

開元初有三痴自京還青州至華嚴廟前見青衣婢衣服故惡米白云娘子欲見因引前行遇見一婦人年十七八召名裴惟休也自言華嚴寺女弟子也至華山見王甚悅列供帳於山板與其徒數人飲宴樂舉方巾縉拂塵杯的意見一人乘黑雲至王君前書御若不能爲送君當有力量遂以書付之其人承領也上問北澗下所送之婦人云曰家君辱恩深報父母自隔戰之後恩情漸深但愧更無用乎差出門不見王氏既察吾可入得無將五百員子運關相候若見付必爲所害可且還尔不久大驚東李鬼神潛伏東若坐下鼓劍刺無慮也言訖不見三衛大驚問後數十日會兀宗寺考洛乃以錢與故者曉鼓車出問得無覺劉可大以大費中舉進士京出東都選選少年狀如貴公子服色鮮侈持符而行省從監督御金印大傳令喚王夫人神猶從容笑曰願在華陰云百姓坐畢而已一門有朱白是女侍女左右女數千人坐畢而已一年不復女書讀書大怒曰汝輩敢爾乃傳令召左右處置須臾而至長丈餘上頭大壯狀貌貌如尋常人謂汝豈可大憤無私忍恐有相累及出過口答白何

右取緝二疋贈使者三衛不說心忘二疋之少也將

別朱長人曰爾窮得一萬貫方可賣誰無賤與人也二衛門出欲驗其事復往華陰至十五日與幕遂見東方黑氣蒸蒸指西門雷震電擊聲轟轟震見華山大風折衝自西吹寒雲勢蓋壯直至華山雷火燭滿遍山洞赤久之方都及明山武無黑三衛乃入京糞賈者聞求一萬裏不唯疑以爲狂人後數日有白馬丈人買道一萬不復斷踏其錢先已錄在西市一酒問實所用上曰吾以潤滑神怪也用此贊道天下此物最貴也欲令人得中間者石北泡銷故耳耳三衛得錢數月貿易畢輒遠歸土石子華陵後見前駕尚衣云娘子放來謝他見青蓋輦車自山而下左右載者十數車至平車亦尤前時女郎容服嬌麗流目清漪絕不可識三衛并乃言曰家君辱恩深報父母自隔戰之後恩情漸深但愧更無用乎差出門不見王氏既察吾可入得無將五百員子運關相候若見付必爲所害可且還尔不久大驚東李鬼神潛伏東若坐下鼓劍刺無慮也言訖不見三衛大驚問後數十日會兀宗寺考洛乃以錢與故者曉鼓車出問得無覺劉可大以大費中舉進士京出東都選選少年狀如貴公子服色鮮侈持符而行省從監督御金印大傳令喚王夫人神猶從容笑曰願在華陰云百姓坐畢而已一門有朱白是女侍女左右女數千人坐畢而已一年不復女書讀書大怒曰汝輩敢爾乃傳令召左右處置須臾而至長丈餘上頭大壯狀貌貌如尋常人謂汝豈可大憤無私忍恐有相累及出過口答白何

原自約然以此不能復遺家君是華山神相與故人
終令有是可無禱也復與下有頑童者別取一間食
與制秀不食至則剗各餽兼致致歉款無聊不至可

大求檢已得當何道達今年事後何如過前資移
吏為檢有頃更云劉君明年道進士第第歷官七政
司大苦求富半生更不當年只身一政輕別相為惜此
可大固求之少年再為改正去屢回撲換情其誠錄
可大異傳不信問再至之日見一其夫劉君年青
去上京及弟第年皆榮陽縣尉而終

舉州進士上勤勞著其才甚望其等入舉微薄貧入室
三女康悅其無巧而難之即時使私語好善嘗呼呼
坐持酒饌於神前敲擊久之方歎曰恐我對目自我
在彼無苦何令神亟露見色呼我爲夫人笑而問之

云女初藏已於車中適遇盜被望穿眉目甚急真數百人
黃門搜尋車中女既不得已被推落地因觸

遂活矣

博陵崔敏殺性貳直不懼鬼稱爲華州刺史卒役制

傍有人初夜闇病中竝呼及禪竟夜不寐真數百人
陳列受勅云萬興二郎迎神曰花使君在州勿妄

風風暴雨皆六不敢就出逐夜見

唐仇嘉福者京兆富人乘車入洛門京過一少年
蒲蕡前有林賈人當乘而坐以竹筒盛牛糞以尋

呼呼將神至術伏真人呼真教四因命右石曳出
偏名調中諸神點召觀祝未自明池神呼主留宿
詔善無少違無預此議嘉福出堂後幕中閣幕外
不痛楚若疾若見已懼懸頭在庭階上審其必死心

色俱變追視實人召還見嘉福色慙問其故其以實
對貴人驚云君婦若我婦也寧得不理之遂佛教
名思神全問何以取他嘉福就學母神初不之

知有告夫人云定判曰但作對曰明事一再詳告
今見者甚遠貴人令持奉茶水奉君門中不子不

所言皆出己口自常賴諸眾神可即赦還亦奉嘉福
旨他翌年因歸狀料有桓云四月方至延不及事

富只駕馬相借君後見可之解手余其當不至
云完脫去既出嘉福上馬便至其家家人倉卒悲

泣嘉福走入其婦衣表未盡氣堵之遂發後歲餘嘉福
又反歸

喪哀甚解然之弱往拜其母其母號哭爲母擗

痛楚空絕心憤人有道達至問其故只是假神
所爲謬可詒也吾致二百先求我然後手于四

書九符云先燒三符若不愈燒一符當還及二月
飛去嘉福以神言告其母不敢遠始燒三符日晚未

愈又燒其母須臾還活其母初入廟時忽見妻

母車在陌上獨有其母各持器皿左右言

都共人云吾亦赤行嘉福問曰君何急急欲投我有二人來
朝廷無白氏貴人心願証之數日平章獄獄謂嘉福
爲己要非取之然不肯送與有大神五人持
金杵至王庭杖衆散開獨立柱下乞有名玉遂引
金杵至王庭杖衆散開獨立柱下乞有名玉遂引

璫明珠公主在石促即日出城某問其居候求名氏
已還嘉福自爾方知貴人爲太乙神也

公上六我革獄第二女也

璫明珠公主出門不見

殊異記卷之崔生自關東赴襄星淨圓外十餘甲
夜方有設路無人行淮一使一使而已更遇列
相制版旗幟戈甲一百副若方盾者生油內自應
既遇行不二里前之漢道後儀道乃行臨之有健
步押茶器行甚甚才因問知誰用後漢迎天官祥符
御也秀才方應乘何不一品以一身事生朝以無由
自達健步計價之與及胸門大猶不曉健步約至
之於門側入良久出曰自侍御又逢相見枉尊遠
遷銀神至立津便憲牙使中使又帶神像佛像
鼓掌持香內供奉如其初服皆以金
于主禮門湯茶所直屬可取時飲食甚時主卷徐行
周覽子覺出門忽見其太史丈人持刀石舊物慈惠等
木服藍繩生曰丈人久矣人猶得全此空奚爭
人世十五年矣未有所謂近作教水攝神係於遠避
而善於衣食窮困之疾治之可識知其與天官侍御
相善又余善之分必可相善故持刀石舊物慈惠等
神祇即充免饑寒此後雖轉枯落天秋人生甫以年
相識不知果可相善否然試爲道之侍御者亦能要
而疑非曰後年方及第今年不就試亦可令少承公
事亦舉卽面歸去程期甚迫不可久留生因以夫丈
人所求告之侍御曰當神似人間選補極是清貧數
水橋神卑微可得然試爲言之誠神勿相
而詔獄亦通奉生潛過之關東神果許
之卽命出麻衣襦袴受報入謝迎官將吏一百
人侍從甚整生因出質者神泣曰吾非好姪之女不可
得此信也復轉使天司矣今年潤水溢溢難耐
當輿境一遭所指三百百家已各爲燒燎之五六月

必免此則更有五百據山關須臾背神驅散而去侍
御亦登寶座出送生萬在胸中欲知參見止別鑿田詩使
只在途中無所解於是不復入關還止別鑿其夏
既還行不二里前之漢道後儀道乃行臨之有健
步押茶器行甚甚才因問知誰用後漢迎天官祥符
御也秀才方應乘何不一品以一身事生朝以無由
自達健步計價之與及胸門大猶不曉健步約至
之於門側入良久出曰自侍御又逢相見枉尊遠
遷銀神至立津便憲牙使中使又帶神像佛像
鼓掌持香內供奉如其初服皆以金
于主禮門湯茶所直屬可取時飲食甚時主卷徐行
周覽子覺出門忽見其太史丈人持刀石舊物慈惠等
木服藍繩生曰丈人久矣人猶得全此空奚爭
人世十五年矣未有所謂近作教水攝神係於遠避
而善於衣食窮困之疾治之可識知其與天官侍御
相善又余善之分必可相善故持刀石舊物慈惠等
神祇即充免饑寒此後雖轉枯落天秋人生甫以年
相識不知果可相善否然試爲道之侍御者亦能要
而疑非曰後年方及第今年不就試亦可令少承公
事亦舉卽面歸去程期甚迫不可久留生因以夫丈
人所求告之侍御曰當神似人間選補極是清貧數
水橋神卑微可得然試爲言之誠神勿相
而詔獄亦通奉生潛過之關東神果許
之卽命出麻衣襦袴受報入謝迎官將吏一百
人侍從甚整生因出質者神泣曰吾非好姪之女不可
得此信也復轉使天司矣今年潤水溢溢難耐
當輿境一遭所指三百百家已各爲燒燎之五六月

出都門乘有叟叟騎牛出城墮隴共後設諸村後
一大山周延至山頂又相見之下牛坐於樹下與詔
曰太上上帝汝請作聖經御業休御爲替沉於酒日
接用五神已澈正氣觀瀉日將死而不修省身
周亦懵然本就見汝本來是宮室官今華仙王
使人召汝卽引入宮闈經歷宮門殿重至天殿之前
羽衛着肅石帝上所見趨至臺前有宣旨責之者以
其奏名不恭廢除所安使還且著自貞古怠與
所使數人至於東壁上并別室中不字右耗其目
私祀他廟入內制坐南林木筆架案紙中書寫如也
覘見其婦爲布頭繫頭於牆上呼呼痛哭而病
中使出見慘怛問曰故獨消渴具事使八木
微留妻妾死處不可往若更擬延年歸之後則不
能救君宜速還棺此即故妻活力命左右取駕馬
送至王家人偶見一孤羊獨不得已騎駕而歸其妻如
風雨南至不騎孤父其悲憤又懷子復出美差之後浦
音不言愧而至家人家是泣倒命聞其妻活活
神仙於造馬周者奉山老雲霄仙官也唐氏將受命
曰何以至那舉家歡喜後卽自身方至外營云
丁郎歸失身已一候日遇云王郎到矣出門迎往遂
與其魂相合矣
神仙於造馬周者奉山老雲霄仙官也唐氏將受命
曰太上勸之天下佐於國而玄義於酒沒後風塵固二十
年使困田向死而歸向國之策固之所貢意出人未是日拜拾遺監御史裏白
自此舉唐大任入相中苦令數年一旦致仙降其李
曰建國成功可以退矣次之徵命無復留也豈曰無
次而終
異聞錄錄草子卿與者廉全華陰副都御史
見其妹貌曰我曾弟同富當娶二娘子為其春食弟
歸次潤水見一苦衣人曰大王送食了耶愕然依見
馬僕夫飛夫人全華陰縣副都御史擇日就

到宋州刺史必嫁女與君俱安之勿流我事事莫兩

不相合子卿至宋州同史東白曰誠望其妻之神父若

動于卿曰古所謂什箇不可復新之哉每制更文絕

疾治療不復有道十妙別有空白者郎才有效氣此

女所患自幸而得人名譽子卿賴之且達本源十

飛黑符追神女曰罪雖甘女深吾神鬼敢通生路因

營賣之乃枝五下後逾月刺史安子卿忽見神女

曰卿君勿遠憐弱弟小女如言神女及左右已不

與足子更猶阿娘良者撫子卿曰君復達今

予及七歲西悲華山告諭仙官玉女四千一百人卒

山君服自系之危載太初上流之冠佩開天道剪之

印來白龍

西悲華山君地崩女几在命

抱懷志西悲華山在華州華陰縣終南太白一山焉

嗣秋神姓姜諱尋王世祖金銀銅鐵鑄有龍象禽

西悲華山君地崩女几在命

抱懷志西悲華山在華州華陰縣終南太白一山焉

皆如俗宗一通

周

周制以血祭祭北嶽

北嶽恒山之神部象等一

南岳氏

帝堯命舜禡位以歲十二月祀北嶽

接書經度者舜典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嶽如西

嶽按史記封禡書十有一月巡守至北嶽太歲恆山也

皆如俗宗一通

周

一按周禮春官太宗伯之職以血祭祭五祀五嶽

二五嶽北曰泰山

泰皇一十六年令祠官奉祀舊出

按史記始皇本紀不載 按周禮書秦月大下令祠

官所常奉名山十曰太室泰山少室嵩山華

山衡山嶽山岐山吳嶽西蒙嶽山

武帝元漢 有北嶽山

武帝書武帝本紀天漢二年春二月行幸泰山少室

還幸七嶽祠常山舉凡玉

宣帝神爵元年遣使祀北嶽

按張良書史記不載 按荀卿志宣帝十二年改

元神廟本紀以祀爲事自是五嶽皆有常禮北

岱恒山於上曲陽使者持節往祠一禱而三祠云

後漢

章帝元和二年遣使祠北嶽

按後漢書章帝本紀元和三年春二月戊辰進車中

山遣使召祠北嶽

按魏書太宗本紀不載 按周史魏明元帝本紀恭

帝三年秋八月辛巳東巡還使祠北嶽

奉常八角鼎

按魏書太宗本紀不載

按周禮書常八年正月朔

巡岱採祀以太牢

世祖太延元年立廟於岱巒選使致祭

按魏書世祖本紀太延九年有月祭廟於岱巒置

行牛祀北嶽 按魏志太延元年立廟於岱巒置

行祭九人歲書新廟永享具春秋泮闕遺官奉祠

史祭太廟牛有玉幣

太牢饋在十一年祀岱山

按魏書世祖本紀不載 按魏志太延元年祀岱山

高宗和平九年癸卯歲

按魏書高宗本紀不載 按後漢志和平九年春日

和平二年遣使祀岱

按周禮書高宗本紀不載 按周禮志和平二年如中

山遣使者用蒼璧牲牛燔牺牲

高祖太和十八年親馬文選使祭岱

按周禮志和平九年春日

和平二年遣使祀岱

按周禮志和平二年有事於岱

按周禮書帝本紀不載 按周禮志云云

大業四年八月辛酉朔朝聘北嶽

祭之祭北嶽恒山於定州

太宗貞觀十九年親為文祭北嶽

按唐書太宗本紀不載 按恒山縣志貞觀十九年親爲文以太牢祭北嶽於上曲陽一說唐貞觀間有石飛墮於曲陽因建祠自是祭服於祠
元宗開元元年封北嶽爲安天王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恒山縣志云云
開元二十五年十月戊申命太子賓客王上祭北嶽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開府元龜云云
天寶元年十一月乙亥詔太常卿韋諤祭北嶽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開府元龜云云
大寶五年春正月封北嶽爲安天王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唐書元宗本紀云云
天寶八載九月命太子賓客李衡祭北嶽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開府元龜云云
太祖建隆 年定祭北嶽於定州
北岳恒山於定州
乾德元年製北岳神衣冠劍履使使之 <small>并奉手書</small>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定以立冬祀北嶽於定州
被宋史太祖本紀不載 按禮志太祖平湖南命有司製諸神衣冠劍履使易之 <small>并奉手書</small>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定以立冬祀北嶽於定州
被宋史太祖本紀不載 按禮志太平興國八年屬被宋史太祖本紀不載 按禮志太平興國八年屬
望遠舊傳迎氣日各祭於所隸之州其後立冬祀北岳恒山於定州
具宗大中祥符四年加上北嶽帝號又加帝后號曰
靖明
接宋史高宗本紀四四年夏五月乙未加上海五嶽帝號作奉神選 按禮志五月乙未加上北嶽
高宗熙七年詔以立冬日祭北嶽於定州
接宋史高宗本紀紹興七年五月壬申命禮官舉祭金
錢涓濟之祀
接禮志紹興七年詔立冬日祭北嶽太常卿黃摯奏請每歲四日祭東西南北
中如祭五方帝廟之時岱華嵩岱皆陷於金蓋望祀云
金
世宗大定四年定以立冬日祭北嶽於定州
接宋史高宗本紀大定四年六月庚午初定祭五嶽
四漢禮 按禮志四年禮官言欲兼海瀆當以五郊
元
世祖至元二年定以十月祀岱山
接元史太祖本紀至元十一年秋七月丙午遣使使五
旗 按宋史高宗本紀至元十二年四月定義觀鐵嶺海瀆之制
十月壬子日祀海山於曲陽縣界
至元二十八年加上北嶽帝號
按元史太祖本紀至元二十八年癸卯西月加

繼漢四海封境各遣官宿制致祭 按祭紀志至元

二十一年春二月加上北嶽安天大貞元聖帝明

北嶽於上曲陽

洪武二年詔正北嶽神號遣使致祭

明

按明會典洪武三年正月歲星北嶽則稱北嶽直山之神

按禮志二年癸卯十一月詔更北嶽封號秋七月遷祠

祭祿令王復齋祝文祭北嶽於曲陽

洪武七年定北嶽山西山區縣貢土府祭又令春秋仲

月上旬擇日祭

按明會典云云

洪武二十六年定祭北嶽歲文稱北嶽恒山之神

按禮志典云云

成祖永樂七年春三月車駕赴蹕州望祭岱山

仁宗洪熙九年遣膳夫尹彥儀吉記北嶽於上曲

陽

宣宗宣德九年遣興安伯徐寧告祀北嶽於廟

正月

英宗正統九年春正月遣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呂榜

相告祀北嶽於廟

正統九年夏四月遣翰林院編修倪謙祭歲文

馬雨北嶽

嘉靖九年夏四月遣翰林院修撰周鑑古祀北

嶽

按以上俱據志云云

景泰四年兩祀北嶽

按舊志景泰四年春二月值陰歲旱遣太常寺寺

季丘辰廟祀北嶽秋七月大木造翰林院修撰曹思

所祀備祿

景泰五年夏四月大旱遣翰林院典籍吳恆齋祀北

嶽

景泰六年夏六月大旱遣中書舍人劉福齋祀北嶽

英宗復位天順元年春三月遣中書舍人王成告祀

北嶽於廟

憲皇帝成化元年春三月遣禮科右給事中王謙告祀

北嶽於廟

成化四年夏四月大旱遣其定府知府邢簡廟祀北

嶽

成化七年春正月大旱遣禮部左侍郎劉吉齋

成化十三年夏四月雨少遣通政司右參議夏範告祀

北嶽於廟

成化十四年冬十二月不雪遣真定府知府金璣廟

祀北嶽

成化二十三年夏五月大旱遣吏部左侍郎劉吉齋

孝宗弘治元年春正月遣膳科右給事中張九功告

祀北嶽

嘉靖十一年夏六月大澇遣真定府知府胡欽教才所

祀北嶽

嘉靖二十二年夏五月大旱遣吏部左侍郎彭韶廟祀北

嶽

弘治四年春二月大旱遣吏部左侍郎彭韶廟祀北

嶽

弘治八年夏四月大旱遣巡撫都御史張琳廟祀北

嶽

按舊志弘治十八年遣工部右侍郎李早詳

弘治十年夏四月大旱遣巡撫都御史高金麟廟祀北

嶽故以上俱據舊志云云

弘治十四年遣官祀北嶽之神

按舊志弘治十四年官大廷祿馬良春三月遣宣

大運撫都御史劉宇峰祀北嶽於包山災止

弘治十七年夏五月大旱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

武宗正德元年春三月遣通政司右參議熊魯告祀

北嶽於廟

正德六年秋八月大旱遣真定府通判孫串

直隸都孔祇

正德七年冬十一月流寇復起遣真定府知府李成

祀北嶽

世宗嘉靖元年夏四月遣錢應寺左寺丞翟雲仁吉

祀北嶽於廟

嘉靖九年夏五月中人早捐爲災遣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錢如京廟祀北嶽

嘉靖十一年夏六月大澇遣真定府知府胡欽教才所

祀北嶽

按明會典嘉靖十八年春二月南畿遼寧真定等北

嶽恒山之神用牛犧羊豕不具常服行禮如常儀五

府九廟吉服陪祀翰林院推撰文

嘉靖二十三年大旱遣巡撫都御史艾希亨廟祀北

嶽

按舊志弘治十八年遣工部右侍郎李早詳

旨改北嶽祭於岱山

弘治十八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

谷因居以制號，蓋自道家形而定極分石氣而為破石對崩而雨，射掌武闕之苦地，門下都之連天柱，莫不萬象斯凝，五陵足萬必啟靈應之。李式作應，會之空，傳諸御體，備乎平日，則無不自均。與父北嶽恒山者，北方之巨靈也。爾具圓輪粉乳根，磅礴或聳立或臥，平俗儻于嶺下，括囊寧冷，含金散谷，成之日駛不能名芳草甘木，桑弘之心計更宜，數瓊台石龍磨忘休。微時，間往往逢君好丹氣，昇華微芳，游潤踏重塵，乘玄馬，尋符起吸漢，指日風飄。

漢室林株之高列，有何無但，觀大勢客歸此，此遠太行而諸陽，石首疾令而南水用渠，寒之長東出宇宙之毫善境，懷九折肱胎四轉，一旨望朝載。

礪曉魯聲懶以盡防，危以增殺，清弱如不加敬，而自威大其重局，固凌交幹，密密二間，四表神良莫以扶輿，東海齊心，絕鰲而發，木牛流馬，上王魔矣。猶吳備南禽布城之說，窮情寫意，通幽入奇，仙葉恍惚，忘云陰若陽，吁可視其臻也。以則天一年猝丘歎至之十月上丁之祀，於是文修小大之神以之成威，片言巨址，茂顯明威，是見考驗經之謗規，成欽典之舉典，以爲奉祿居士，王爵太后的尊榮，增祿號于帝廟允詔，補芝蘭而盡根千里，之餘陰河兩派，年登丘歎至之十月上丁之祀，於是文修小大之神以之成威，片言巨址，茂顯明威，是見考驗經之謗規，成欽典之舉典，以爲奉祿居士，王爵太后的尊榮，增祿號于帝廟允詔，補芝蘭而盡根千里，之餘陰河兩派，

甘泉蓮池瑞穗，遺迷津州之靈，傳簡簡之符，得爲皇胡受注之區，遺先帝觀兵之地，學爭承先，首冠望方，曉慶明克，博不彷彿，乃詔曰：北跋安天玉可贈號北

楨安天元聖帝，既而禮賜，上吉吉日于前，且賜故

人誰肇肇，幽明合歡，百神同悅，並頌歌，實宜伊室，惠崇肇肇，歷路都樊，聖神作僕，出納炎帝，惠安功，坤儀憑靈，改造蒼官以社，燕於恒山也。蓋

北跋前君之碑
唐裴松心
皆賦水仁樂山開聖人之碑，刻之于碑，乃外甲愚

北跋恒山之神部藝文一

祀伍振文

北魏孝文帝

推大魏太和十八年，敬昭告於恒山之靈天，豫備萬人，準肇肇幽明合歡百神同悅，並頌歌，實宜伊室，惠崇肇肇，歷路都樊，聖神作僕，出納炎帝，惠安功，坤儀憑靈，改造蒼官以社，燕於恒山也。蓋

北跋前君之碑
唐裴松心
皆賦水仁樂山開聖人之碑，刻之于碑，乃外甲愚

增號祭文

宋史

典禮節已出於精闢然後乃祀于足利御廟廟宇清潔
交載夷于華美巍巍堂宇用六驛之顯物而大而
肅肅九序之殊陳朝霞而昇御自神早而肅焉清靜
雖而駐蹕者童裝觀於成神而江城山大舍所駐中
不殆而馬不煩載國元與耽揚大廟先之以嘉慶是
舉而是宜舉之以祝辭克誠而免信參琢玉漢上
升龍之衣殿邦之臣宰官廟而香火奉命之使達朝
官而報獻於達神禁至勤東古移晷而降天正
以遷良田萬萬而收十倍終或松成故林上焉者有
乃神復以荒移種之靈應祐德之德中饋之治裕榮
於畿經作合之功齊聲於周雅曾發日清明后思河
洲之茂德區區之英名所昭祀誠子威宣威微
章子善既而公輸禪藝仲將効工增悔未見以現
成其大壯造銀榜之字用示于方來而當景錄之算伸
必不徵之有見於周易方或覽于漢賦之文
于臨安破極之勢亦助乎資生難高下而殊形產生
民而震仰雖古今而異制抑明記而常修而无廢疾
以昭仁設陰以爲固出淮海而布澤殊情是深育
華夷之聽欽念翁諸君辨識于分體皆修而著明
是名列律時方隅而定位乃曰靈山昭回之舜既耕
于臨安破極之勢亦助乎資生難高下而殊形產生
民而震仰雖古今而異制抑明記而常修而无廢疾
以昭仁設陰以爲固出淮海而布澤殊情是深育
木面中斧斤斯取龍蛇所宅惟無福之亨
故無算也。羣生之利艮則多焉所以有邦主崇篤
處事之典既曰望于周詩之篇亦曰所謂參之創統
圭有加漢之承平廟載廟傳云平康禮謂
之難者哉矧復膺期運于千齡為共主於萬國欽承
乎上帝不昌乎蒼民天下歸仁壽之封海外同車文

代祀北懶記

元始解原

祈請舊牒文

代宗

五夏只祀御目店裏石國寺者還舊令典今上皇帝
靈廟之七祀是爲後平元五年以正月有七日丙
寅浴次於進立不屬廟谷金典廟考猶遺舊必報
之三協全公之華哲名無變升帝廟之會日偶物多
儀顯國俗之氣洽然神明之誠歎定於羣倫元后
之心底於區宇靈命攸執蓋矜愍之所依稽以
神乃矜愍之來靈德之氣也下以尊神神甚其底之
夫今上以照靈之極祇于克歲名山以正
苗之神而膺於徵人亂賤合福祿來成與夫謀奉
期開十日已封百戶若干舊此其盛莫復矣
取夫報服受敷元膺高拱一麾新靈府民奉心
呂祖之義迹期億載之傳俗捨斯文而曷詔刻所
奉乎使今甲上以照靈之極祇于克歲名山以正
苗之神而膺於徵人亂賤合福祿來成與夫謀奉
期開十日已封百戶若干舊此其盛莫復矣
山川出雲雨財用無以資其生是故古今祭天地
祭山川祭社稷皆以爲民也惟神主祭北嶽我國家
受命文學自聰明國家之源惟神是祀北嶽之民
惟神是依今天子親祀重使修其祀祀甚且謹神
之報效當如何哉哉神其聽之毋作神羞苦是以爲
思詔既拜手而開廟乃洗心而屬辭铭右茫茫后土
實就僉食羹矣誠必有神彰厥不靖佑此裕民
成秩之祀舊更相因來同之彌多福常臻厥敬常山
甚哉明土共高累千秋名兼五暮青黃生民莫敢吐
語盡備端聞于往古養靈依人橘于明上靈燭常燃
赫赫大君王威施布帝廟升闕乃成以治方受文
誥爲美嘉應納于北參靈秀生同天地神巍然古昔
磅礴中國之北參靈秀同天地神巍然古昔
帝玉之廟地神以女生民故祀之曰恒山於敬則
誠於禮則宜自唐始加神之封號歷代相因至今義
帝揚邦禮言奉帝名仰瞻靈祖刻字溫馨遺使文性
載以齊車翼之經騎合吉元日達誠潔祭靈碑銀
增號恭惟釋曲家素榮芬榮祭靈茲見况上祥經
人神交成命暨嘉喜謹釋拜天璣球列鉢
之難者哉矧復膺期運于千齡為共主於萬國欽承
乎上帝不昌乎蒼民天下歸仁壽之封海外同車文

神莫燒武王以庇利爲戰北闕連歲代除雨雪過多

農事艱舉民之食田弊不勝服心惻此固厭之

不善所致然念朕與神受百民之責於天其惟均

而濟則又擇司陰陽鬱陽之極物理變化之運忍令

此治爲民病乎咎固當歸于辰神亦得而辭故敢

以告尚冀神休大布陽和之惠溥成發百之功專俟

感應以慰輿望

望皇帝憲文

惟神號秀垂靈未及北上食安民物萬物尤相茲子

嗣承大統謹用祭告神其歡鑒佑我國家

祈諸惟敬文

同前

朕在位二十餘載體神恤民夙夜在念何去秋至冬

雨雪全無方今春首地霑京師年來無收成之望士

民懷艱窘之憂朕心惻然惟切易已惟神愛佑朝方

畿并臨冀久享民祀章不究心茲特遣人敬齋香帛

用告于神尚冀弘廟明靈奉養造化欵審消弭雨

陽時若物阜民康宗社寔安而神亦血食永矣

燃掌報

緊繩方之實位令孚裔昆之眞形庶封自康庭分

爰龍錫以嘉名衍帝命於閭闈今乃營臨於北上配

元冥而靈萬物兮靈風雷之官府令垂雲主止銷兮

沃蒼生以惠雨潤朔方之天會分限華夷之門戶惜

慚於前代兮割疆宇于窮邊寄血食于異域兮棄

己遙乎四三百里皇祖東蒙而振翼兮每神道以設

教令室玄于恬涼兮光揚聲此徵號矜皇眷其神武

分用不殺以爲威寧于叩關而姑廟兮族雲霧以蓋

歸今上謹圖七載兮階再陳乎千羽天馬求自元海

分賁九歲而將觀岱注意於北嶺兮授大開之舊草

訓龍符于天康兮肅虎旅于遠旗僥余濫竽於推轂

兮籍有志於禱哀追陳詞于尺牘兮望祠廟而懸油

何以誠式人于荒澤兮俾于城之有脩何以暨反側

之背抗兮使來王之無已辭曰聽曰聽後歲兮元宵迎奉

蓋兮空中東土稱兮孔聖既無衛兮以通釋之來兮

而駕服之輪今山龍揚天威兮助順襄微兮奮功

邁庭誥兮滌海廟貌嚴兮恆峯崇坦丘兮蘭芷育桂兮

箇兮惠靈神之格兮相招兮心惟兮和神靈惠靈兮

予祀來萬國兮攸同尚賛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典籍編異典

卷之五十五

皇清

卷之五十五

中華書局影印

在懷山下一百集一百

明楊瑞雲

第二十五卷目錄

北嶽恒山之神部藝文一

唐鄭放

中嶽嵩山之神部藝文一

漢武帝

飛石碑會縣移宋尚縣於縣西二保遺與玄連

登源縣

唐鄭放

北嶽恒山之神部藝文一

明楊瑞雲

中嶽嵩山之神部藝文一

宋范泰

唐李衡

北嶽恒山之神部藝文一

唐鄭放

中嶽嵩山之神部藝文一

漢武帝

新修舊故中天王廟記

飛石碑會縣移宋尚縣於縣西二保遺與玄連

北嶽恒山之神部外編

唐鄭放

中嶽嵩山之神部外編

漢武帝

新修舊故中天王廟記

飛石碑會縣移宋尚縣於縣西二保遺與玄連

北嶽恒山之神部紀事

唐鄭放

中嶽嵩山之神部紀事

漢武帝

新修舊故中天王廟記

飛石碑會縣移宋尚縣於縣西二保遺與玄連

北嶽恒山之神部外編

唐鄭放

中嶽嵩山之神部外編

漢武帝

新修舊故中天王廟記

飛石碑會縣移宋尚縣於縣西二保遺與玄連

北嶽恒山之神部紀事

祥湧前無殊象空禡光舌一常山寺大樹根下得

之金以太牢祀之

位秩志唐元開元二十二年冬時可突士達牛爲

遷惠有南陽人田登封于嶽廟禱神降形謂之曰

吾方助難取彼殘孽殄滅元惡懸諸藁街至是可笑

于屢爲守連擊破田道通使司陸守珪使晉記王衡

就撫之悔全而吳斗幼無所歸恒懷南嶽角角知之

宋孝宗

公以爲慢神莫斯爲甚乃雨而不竭然一新每雪雨

不時公即走候廟側下而神必應之時北道

歲饑定獨處豐歲公嘗有詩曰靈臺祀官尚未回六

花隨候下我共公改神升丹又會於廟云每時

有水旱必致禱祠下無不應答故杜道臣董居以諱

位秩志成化六年大同總兵官楊信出征山西

捷奏寇滅遣信詣山祭焉乞神祐至胡榮謀大破

之

十四年冬大旱同巡撫李敬齋南宿靈果大雨

弘治十四年宣府大同延綏馬牛蟲害數萬匹病

馬神弗與聞上遣臣同巡撫劉宇至崇仁北嶽

天曉已收還於山土上

嘉靖二年大旱巡撫都御史王吉禱雨皆應大雨

三十三年十一月兵備副使楊繼討盜賊尋於恒岳

大捷威震華北

名公卿叩頭祝文僕公與子文毅公俱方面大員豐

額可悉中人四縣也公無子里中傳文繼北嶽其

母號慈惠仙人不知其名家有水吼樂聲性無

所不適齊由君道求之爲力乃恐授之一日聞

道榮曰我本極巖仙人少有非爲天官所滿今黑浦

將歸宜送我至汾水及半惟木槨長乃以一符投水

流使絕項木蓋將至天仙自沈石底之傍追

榮見其如他人惟見其浮遊人共異之

宋太宗淳化元年憲欲入探尋於祖廟不可

真定府志安寧合衝刻碑忠獻治碑五北嶽廟之

北嶽恒山之神部外編

龍魚河瀆恒山好澧名濟淳陵山將軍襄惠惠

五嶽真形圖北嶽恒山等

雲笈七籙北嶽恒山君領仙人玉女七千人北嶽君

服元流之衣戴太真翼之冠佩長津悟真之印乘

黑龍

北嶽恒山君河源抱犧佐命

氏族傳考北嶽恒名祖明

位秩志北嶽恒山在大同府平原州北五嶺山

為黑龍山神司長山夢三十里界石河源海兼四足負荷

之類

中嶽嵩山之神部參考一

上古

黃帝有熊氏登封太室

史記五帝本紀不載

接封禪書黃帝時萬諸侯

而神靈之封居七于天下名山八而一在崇夷五在

中國華山泰山太室泰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

所當遊與神會

武帝元封九年親祀中嶽

按史記漢武帝本紀三月東幸泰山祀必令臯禪玉臯作
於官在山下聞若有言異者云聞上不謂下不
不言於是三日封太宰奉祠命曰臯禪色五月

以今年為元封元年

宣帝神爵元年定祠中嶽太宰於嵩高又稱於郎掌

按漢書宣帝本紀不載 按鄧就志言帝元封十改

元為神爵令祠官以嵩為成事自是五嶽四渎皆有

常禮中縣太宰於嵩高使者持符符拜祠人祠方至山

於郎掌

廟帝賜元年道大夫詔書為嵩高山

井通洛陽南

按後漢書東漢光武二年一月京師旱執郡國

二千石各率名山祿灌遠大夫詔書為嵩高首陽山

并通洛陽南

明帝太和四年秋八月東巡遣使者以特牛祠中嶽

北魏

太宗永徽八年李洛陽遣使以太牢祀嵩高

按魏書太宗本紀不載 改禮志云云

世祖太元年立廟於嵩高遣使告

世祖太元年立廟於嵩高

按唐書孝明帝正光元年立廟於嵩高

嵩高上置侍制九十八歲皆新除水旱其春秋泮潤

遺官率刺史祭日并半石玉幣

孝明帝正光三年釋雨中嶽

按魏書孝明帝正光二年六月己卯詔曰疾旱

頃歲或嘉雨弗治今可依舊分遣有司聽雨祭溝渠及諸

山川百神能典雲雨者盡其虔肅必令臯禪玉臯作

奉廟應享

北齊

廟祠天保九年遣使致祭於嵩嶽

隋

按北齊書顯本紀不載 按嵩高志云云

隋

高祖開皇十五年望祭中嶽

隋

按隋書高祖本紀開皇十五年二月至自東洛待望

隋

恭萬高志開皇十五年帝東巡狩望祭中嶽嵩山

唐

唐制祭中嶽嵩高於河南

唐

按唐書德宗志五嶽四張歲一祭各以五節迎氣日

唐

祭於河南嵩高等以庚辰而往止

唐

高宗調露元年詔封嵩高等以庚辰而往止

唐

按唐書高宗本紀不載 按唐書高宗本紀調露

唐

元年秋七月己卯朔以今冬至有事嵩高禮官學士詳定無注冬十月癸亥史德溫傳及奉誠郎

唐

相率反叛遣將士大都督長史高麗嗣等討之高麗

唐

所敗庚申詔封嵩山宜佑

唐

弘道元年遣使候嵩高

唐

按唐書高宗本紀不載 按唐書高宗本紀水浮

唐

二年春正月甲午朔李奉天遣使祭嵩高少室四

唐

日遷都十一月癸亥李奉天宿天后自打營之後

勸上封中嶽每下臚草儀注值歲饑邊警緊急而止

唐

壬是復行封中嶽道上來而止十二月詔改永平二

唐

年為弘道九年

唐

中宗崇聖平王皇帝五封嵩高爲天子
拔唐高武后本紀垂拱四年改嵩山爲嵩嶽封其神
廟號大中

中黃帝人奉祀爲大中黃帝

按唐書高宗垂拱四年歲月甲戌歲御神祇

中申封於嵩嶽改元開慶成皇帝丁亥遷於少室山

帝已還處中嶽 月辛巳歲御神祇人中上爲神祇大

中黃帝人奉祀爲大中黃帝

按唐書高宗垂拱五年躬有事於嵩山先

遣使致祭因祈福助下制號嵩山神祇尊嵩山神

爲人中上夫人爲嵩高嵩山有夏路及辟母之至

阿闍神廟或令預祭至天閏萬歲二年歲月甲申

親行登封之禮釋畢大赦改嵩嶽登封了多歲中

少室山則因以封禪爲嵩嶽神祇所神護嵩嶽

天王神爲嵩嶽天中皇帝靈廟爲天中皇后復后陪

爲堯聖皇帝封啓母廟爲壬子女后少室同供神爲

金闕夫人壬子晉爲昇仙太子仍別爲制碑樹於

壇之西北

唐

十八年四月癸未遣官禮於少室山

乃沐浴伏身俎

按唐書高宗本紀不載 按嵩高志嵩高少室元武后

盛昌清代武后疾愈大見喪服

元武后開元二十五年十一月戊申令尚書左丞相裴耀卿奉中嶽

按唐書元武后本紀不載 按開府元龜云云

按唐書元武后本紀不載 按開府元龜云云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com